

增批
歸方評點
史記

同文圖書館
印行

新編
方輿
輿地
輿地
輿地
輿地
輿地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王鏊曰此傳
分合休
劉辰翁曰通
篇事俱從此
三字生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

劉長翁曰相
提二字雖不

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藥布諸名將賢士在
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
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
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
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
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
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
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
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
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
引謝病。擁趙女屏閫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

可曉意者亦
對客不能忘
言之意

王維楨曰魏
其遠爵祿尚
節義故命云
然
茅坤曰沾沾
自喜四字切
中魏其病
茅坤曰侍酒
一向專伏魏
其所以輕武
安而相起譽
領袖

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
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
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
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
衛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
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
酒魏其跪起如子姓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
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
曰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
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
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

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

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
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
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
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
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
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
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
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
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
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
青翟坐喪事不辨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

鍾惺曰非惟
接入灌將軍
而魏其與灌
將軍兩人所

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誑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

以相引相激
得禍之故亦
藏此數句妙
手妙手

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惟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
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灌將軍夫者。潁陰
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
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
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
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
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
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
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
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
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

漢壁皆亾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
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
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亾夫乃言太
尉大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
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
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
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
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
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
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
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

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
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
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
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
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盜；潁水濁，灌氏族。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
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弃之者
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
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
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
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

凌約言曰叙
嬰與份傾
搆却歷如
目睛指教
悉無遺

董份曰宜往
謂丞相必往
魏其第也註
謬

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
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
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
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
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
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於是夫入
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
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
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
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
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

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弃，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

者又與夫有怨。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目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謝，目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畱灌夫。灌夫欲出不得。

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
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
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
灌氏支屬。皆得弃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
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亾匿。夫繫遂不
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
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
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
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
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
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

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柰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諂，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閒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

魏其侯言丞相短不及淮南事何耶豈魏其終長

者不忍出此耶此君子所以往往至困於小人也

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

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卽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

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
 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
 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
 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
 魏其必內愧杜門齧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
 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
 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
 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
 有不便以便宣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
 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
 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

鍾惺曰傳末
追叙武安與
淮南踪跡往
還首尾詳至
如見

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弃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卽患。病靡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弃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

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茅坤曰此亦叙格

王維積曰學問識見盡括此語中

孫鑛曰執願勿勿正是忙中語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

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卽欲以侘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

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

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
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
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
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
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
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
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
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
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
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
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

鍾惺曰前段之強繼比段不可兩注曰非惟至誠抑亦當機

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卽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費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

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
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
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
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
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
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
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
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
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閒，亾入匈奴，謂單于曰：吾
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
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懸其頭。

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虜，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爲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

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卽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提取辱。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私行干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

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辟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出上谷破胡龍城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

王莽曰文章
又壯書法大
奇

亾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掠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亾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

李齊曰不替
韓長孺壺
遂異哉此韓
長孺所以為
國器也與

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麻。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
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
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
斯鞠躬君子也。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楊慎曰綜叙事實以著其才畧意氣之所以然又旁及軍吏士卒之得志以致其崎世不平之意請之使人感慨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

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

與虜敵戰恐亾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當時欲叙匈奴入上

郡事故先書此其實爲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後乃徙上郡也後廣轉爲邊郡太

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

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

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

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

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亾馬步

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

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

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

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

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

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閒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詳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

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間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其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

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後背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于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

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畱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

劉辰翁曰太史極意言李將軍不幸故引弟蔡首末僕僕正是恨處又取望氣者備廣胸懷口語如概而嘆縷縷可傷處能使墮淚

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百朔曰禍莫大于殺已

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旣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

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亾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書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莫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单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

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

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
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
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
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旣壯選爲建
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
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
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
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
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
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
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旣至期還而單于以兵

楊慎曰太史
以陵被劫至
陵傳知如
此正亦得體

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亾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賤。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

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茅坤曰傳記絕調

又曰大史公傳匈奴其俗尚及強弱以世處如畫其次漢與匈奴戰功處尚草草

凌約言曰連用五其字起而以其天性也。一。向。斷。之。法。參。差。是。太。史。公。着。精。神。處。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騾。騊駼。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毋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

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亾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漢書此下增入懿王宣王時事似不可少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

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鄙而東徙維也。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於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犇于鄭之汜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

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

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翟。

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自夏道衰以下略舉。戎狄為中國患者百

不能判別當是之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

于河西，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

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獯之戎。

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

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

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

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

孫鑛曰撫將
詩春秋事不
無疎暑然願
有龔括法

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
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
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
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
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
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
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
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
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
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
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

鍾惺曰無因
波濤後人便
不暇及此

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
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
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
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
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
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
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彊
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
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
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

孫鑄曰七鳴
鑄字五左右
字情狀死然

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凶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

劉長翁曰精
神在兩千里
馬

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旣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閒。中有弃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弃地。

鍾惺曰真如
風雨卒至
孫鑪曰精神
踴躍

唐順之曰至
此總結數語
是回顧收斂
大手筆

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
弃地。與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
之本也。柰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
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
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
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
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
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
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
萬。自高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
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

鍾惺曰詳叙官名官制默寓部署之法

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

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
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
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
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
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
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
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
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
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
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
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

按叙東西南
北馬各一色
直與篇首奇
畜相應

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
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是時
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
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
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
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
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
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
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
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
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聞厚遺闕

氏闕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闕氏。歲奉

董份曰匈奴
此書義強而
詞大蠻夷亦
有人哉

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
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
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
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
以高帝賢武然尙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
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
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
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
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
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漢
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

王維禎曰發使是單于使發以書報漢天子者不來言拘留也漢使不至言不見答也

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卽不欲匈奴

真德秀曰即
此一書可見
文帝御夷狄
之道

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

某坤曰一指
其罪一寬其
咄怨處得體

蔡汝楠曰必
我行也為漢
患者是倒句
法

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四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四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遺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闕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

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

美以齋送飲食行成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

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穀。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日日夜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以備胡。

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竇侯魏遼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

今聞深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念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闢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絺。纈。金帛。絲絮。侘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

劉辰翁曰只漢過不先四字見得貞約常在單于鐘惺曰四字簡嚴有體似左氏筆

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凶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

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而去。於是漢使
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
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
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
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
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
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
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
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卽位。明
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
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

與匈奴交。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旣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

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亾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

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弃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亾降漢。漢封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旣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友，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

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以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

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旣得翕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

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
亾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
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
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
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
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
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
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
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
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

凌約言曰太
史公叙衛將
軍追胡至闐
顏山而還霍
將軍逐虜臨
瀚海而還而

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右谷蠡王。

總結之曰是
後匈奴遠遁
幕南無玉庭
兩段一束得
開閣之妙

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
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
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
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往通渠置
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
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
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
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
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倣
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倣
於單于。單于聞倣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

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旣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

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卽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畱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

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
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爲塞。而匈奴
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爲
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
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
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卽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
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
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
子爲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以
爲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
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畱匈奴使。匈奴亦畱漢使。必得

當乃肯止。揚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譎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畱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畱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爲單于。

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敷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卽兵來迎我。我卽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

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旣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聞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凶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响犁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

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廬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匈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漢旣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

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
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
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
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
以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
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
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
將軍。數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又使
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
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
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

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遊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數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百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數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董份曰太史
引此二句意
最深遠

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惟在擇任將相哉。惟在擇任將相哉。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一百十一

第坤曰兩將
單為一傳太
史用意寬焉

孫鑛曰是史
公目擊事寫
出甚有風神

費炎曰人奴
之為句則語
音味句且雄
健若殺一生
字在上便凡
近矣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
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
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為衛氏字仲
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次
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
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
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
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
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平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
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

長公主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

賈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一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

狃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虜。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略雁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遊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

王應曰太史
三用青子事
此古人純實
處

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
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
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
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
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
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
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
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
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
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
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

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麻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額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窳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

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漢書校尉豆下有中郎將作四字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

鍾惺曰處分
折衷出諸將
吏上

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
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
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
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
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
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
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而霸
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
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
裁之。於是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
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

王維積曰此
下入去病純
無痕跡

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

漢書霍去病自為傳敘青姊事甚詳

云霍去病大將軍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以皇后姊子

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

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

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

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

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

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

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眾利侯

漢書郝賢封眾利侯下云騎士孟已有功

賜爵關內侯邑五百戶

是歲失兩將軍軍山翕侯軍功不多故

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

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畱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緄，討遼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懼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

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合短兵下漢書有麇皋蘭三字

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漢書作銳悍者誅全甲獲醜注全甲謂軍中之

甲不散失也。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

休屠祭天金人。漢書注曰祭天以金人為主即今之佛像益封去病二千

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

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

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

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

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

雷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

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

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邀濮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輝渠侯。

董份曰歷叙
諸將則石李
廣而貶青與
青並言則石
青而貶去病
反復其文自
見

合騎侯敖坐行畱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
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
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
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畱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
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
亾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
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邊是時大行
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
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
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
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

見斬其欲亾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靡侯。鷹庇爲煇渠侯。禽梨爲河綦侯。大當戶銅離爲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駘。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旣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

之乃分從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雷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

孫鑛曰似傳
聞大畧便以
意度寫成

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百
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
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
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
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
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彊戰而
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
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
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
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
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寶顏山趙信

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旣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

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者。
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
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
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虜獲醜七萬。有四百四
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
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
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禱余山。斬首捕虜
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
尉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
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卽軒。皆從驃騎
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

茅坤曰史遷
不滿驃騎處
種種可見古
之大將能成
功名者多幸
而會

戶封伊卽軒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
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
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大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
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
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
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
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
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
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
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
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

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慶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旣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尙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嬪代侯。嬪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

疑及發于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謚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尙平陽長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

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

尉己爲將者十四人。爲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爲平曲侯。坐法失侯。賀武帝爲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窳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以太僕爲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爲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爲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爲巫蠱。族滅。無後。將軍李息。郁郅人。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

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驃騎將軍。出代。亾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亾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亾居民間。五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

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死。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猶鄉。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翁

程一校曰家
在大猷家漢
中二家字本
作冢蓋訛字
地正從冢象
此連波反之
此文家血脉
貫通處

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將
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
博望侯。後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
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冢在漢中。將軍趙食
其。殺祕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爲右將軍。從
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將軍曹襄。以
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將
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
頡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
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於
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將

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
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將
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爲校尉。數從大將
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
軍。坐法死。最驃騎將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
將軍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
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
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
二人。將軍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
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
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

延卒。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亾入匈奴，已而歸漢，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爲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擊虜樓蘭王，復封爲浞野侯。後六歲，爲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亾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

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繼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唐順之曰摹
寫平津侯極
得其髓
又曰叙錯綜

王維相曰弘
遇時故至相
此義位傳中總明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一百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爲薛
獄吏。有臯兔。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
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卽位。招賢良文學
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
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迺病免歸。元光五年。有
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
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
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
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
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

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

唐順之曰與
前布被作兩
處叙

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二年。張敖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平比。

茅坤曰教言
乃平津侯小
德

於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平
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
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相
平津侯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卻者雖
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
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
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
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至丞
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
畔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
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遺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子。祿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

茅坤曰此傳
叙事無足觀
而三書可誦
當與鄒陽傳
同類

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其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子度嗣。爲平津侯。度爲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閒。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

并坤曰惜于
八事不及傳
而伐列奴一
事十載來絕
議

凌約言曰文
字温厚重
有實愈嚼愈
有味是美初
元氣復還之
作非戰國餘
習

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畱久諸公賓
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
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
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
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
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亾天下
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
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
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
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
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

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饑女子紡績不足於帷

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間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眾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

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亾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

王整曰太史
不必人人備
着顛本嚴安
徐樂一書足
矣蔡隆傳亦
然

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

王韋曰天勢
變化而氣更
滂沛

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畱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引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

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
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
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
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
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
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
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
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
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
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

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蟻。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眾。日間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

孫鑛曰縱筆
寫去而奇氣
自道

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

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熨略滅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部之地。或幾千。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

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亾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

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隗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

某坤曰一一
應博首所次
未過時情事

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成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

爲齊相。出關，卽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浹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

王維楨曰此
太史有感之
言

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

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

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

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
買臣麻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
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
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
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
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
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
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
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
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一百十二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十三

唐順之曰此與匈奴大宛西南夷四傳貫穿百餘年興亡如世家例

南越王尉佗者。眞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

海尉事。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卽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

踰嶺歲餘。高后崩。卽罷兵。侂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意。喻盛德焉。乃爲侂親冢。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侂自立爲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侂。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侂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閒。其

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
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
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
俱立。而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
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
使入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
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爲南越王。此
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
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
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
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

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爲文王。嬰齊代立，卽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及卽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尙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

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

孫鑄曰光景
兒然
教英曰叙宴
飲位次正悉

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尙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目目非是。卽

起而○出○太○后○怒○欲○鉞○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
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
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
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
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
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
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
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
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
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
王○太○后○弟○繆○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

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繆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乃下赦曰。

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滙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

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爲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爲臨蔡侯。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諭甌駱屬漢。皆得爲侯。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爲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爲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

茅坤曰獨此
用韻語甚奇
似後人銘體
鍾惺曰真甚

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爲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爲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十三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十四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爲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

王。子。子。駒。亾。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弃。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弃。之。且。秦。舉。咸。陽。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

孫鑛曰比及
後大行語俱
有致

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至建元六年。閩
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
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
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
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
漢兵眾彊。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
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
勝。卽亾入海。皆曰善。卽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
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利
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
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

不與謀焉。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竝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揚。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上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驩力等爲吞。

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將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

何孟春日成
陽共王子一
段斷而復續
此創叙法也

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眾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敖爲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爲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爲案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爲繚嬰侯。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爲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兵至。弃其軍降。封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閒。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

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尙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十四

鍾惺曰此傳最簡而許多揣摩曲折一得情事理無遺後人無此筆力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十五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泚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魑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泚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

又未嘗入見。眞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闕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得數。左

余有子曰按
謂未能破之
而前進也故
後云破沮水
上軍乃前

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
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
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
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
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
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
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
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
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
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其先與右
渠戰。困辱。士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

又曰馬兩將
相妬相疑相
死之情曲盡

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剗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

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卽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亾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爲四郡。封參爲濼清侯。陰爲荻莛侯。啖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溫陽

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洌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爲兵發首。樓船將狹。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苟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茅坤曰篇首絕佳以下並敘次通西南諸夷本末亦可觀
按昌黎送原道士序柳柳州游黃溪記二又發端多做法

鐘惺曰文字忽整忽散故而又整妙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魍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楛榆。名爲舊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舊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毋驩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毋驩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躄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躄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躄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有平地。肥饒數千

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嘗頌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笮馬。僂僂。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

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有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

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饑。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溼。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廢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

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爲求道。西
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
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
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
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
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
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
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卽
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嘗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
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
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

誅且蘭。卬君并殺。笮侯。毋騷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
卬都爲越巂郡。笮都爲沈黎郡。毋騷爲汶山郡。廣漢
西白馬爲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
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
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
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
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
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
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
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

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
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
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掄剽分二方。卒
爲七郡。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十六